

HUAI NIAN ZHENG ZHEN DUO

怀念郑振铎

纪念郑振铎诞辰105周年诗文集



茉莉花文丛

黄安榕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怀念郑振铎

HUAI NIAN ZHENG ZHEN DUO

海峡文艺出版社

怀念郑振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念郑振铎 / 黄安榕 陈震旦主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

(茉莉花文丛 / 黄安榕 陈震旦主编)

ISBN 7-80640-900-9

I . 怀… II . ①黄… ②陈… III . 郑振铎(1898~1958)—纪念文集 IV .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529 号

怀念郑振铎

编者：黄安榕 陈震旦

责任编辑：郭景能 陈小培

出版发行：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350001

发行部电话：0591-7536724

印刷：南方彩色印刷公司 邮编：350001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张：8.37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0-900-9/I · 615

总定价：280.00 元(本册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怀念郑振铎

《怀念郑振铎》编委会

主任：林彬

副主任：柯有民 纪建平 黄玉钗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何长民 陈松溪 陈国榕

张端彬 陈震旦 林秉杰

郑师恩 黄安榕

主编：黄安榕

副主编：陈震旦



怀念郑振铎

序

- 中共长乐市委书记 林彬
- 长乐市人民政府市长 柯有民

今年是我国文化先驱、原中央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诞辰105周年。

郑振铎先生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曾用笔名西谛、郭源新等。他学识渊博，笃学谨严，勤于耕耘，深孚众望，在文学、艺术、戏曲、考古等方面创作和研究都有独到的成就。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和著名的学者，同时还是一位富有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事业家、社会活动家，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

郑振铎先生曾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和我们党的组织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积极投身左翼文化活动，与鲁迅、李大钊、瞿秋白、茅盾等一起奋力抗争国民党政府对进步人士的迫害

和对进步文化的摧残，还节衣缩食抢救文物，收藏国宝，为民族救亡图存做着自己不懈的努力。新中国诞生前夕，他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冲破重重的封锁线，从香港回北平，并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十分崇敬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谦和的态度同各个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任和各界人士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在面临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的时刻，郑振铎先生首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担负着组建这两所研究机构的繁重任务，并在短期内建立后即开展各项工作。他主持制订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之调查发掘暂时办法》《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时办法》等开新中国文化文物管理之先河；他创办的《文物》《考古》至今仍是是我国最具权威的文物考古专业刊物；他对我国图书的出版、发行、收藏、整理的事业也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他荣任文化部副部长，继续主管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工作直至1958年10月17日带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他把毕生的精力完全献给了祖国的文化事业。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披荆斩棘，恪尽职守，鞠躬尽瘁！

郑振铎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伟大的一生。他生前热爱养育他的温州，但更爱的是他的祖籍地长乐。这从他常以“长



乐郑振铎”自居，常在撰稿或编书时，在自己姓名上署“长乐”二字，以及在自己的印章上刻上“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等足以说明。尤其是，从其祖父带领全家离开长乐迁往温州后，他们一家仍乡音未改，乡食难忘，日常生活中讲的是福州话，食的是福州菜，爱听的是福州歌谣。我们从许多回忆文章上均可看出郑振铎先生平时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遇到福州人，总爱用福州话交谈几句，总喜欢邀请朋友去他家里品尝丰盛的福州菜。这一切都说明了他对故乡长乐的深情眷恋。正因为他生前对故乡长乐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也总把他视为自己的最钟爱的好儿郎，有关部门为他召开纪念大会，出版纪念专辑，以表彰其对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收入本书的作品，是今年8月经中共长乐市委研究同意，并由中共长乐市委宣传部、福州市作家协会、长乐市文学协会等单位联合向全国发起的“纪念郑振铎诞辰105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征文的优秀作品集，以诗歌、散文、评论为主。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郑振铎先生生前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文物收藏和鉴定，文化管理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虽然不能概其全貌，但也足以反映郑振铎先生一生中各个时期的亮点，更何况所辑入的有许多是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曾经与郑振铎先生共事的友人或亲人的回忆文章，以及香港文学社组织的稿件，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出版这本纪念专辑，除了表示对郑振铎先生的崇敬

之情外，还希望通过对他一生事迹的宣扬，激励家乡的父老乡亲和青少年一代继续发扬郑振铎先生的爱国爱乡精神，像他那样面对险恶的环境不屈服，在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饱满的热情勤奋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多做贡献！

(2003年10月28日)



（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郑振铎研究》）



怀念郑振铎

目 录

序	林彬 柯有民
怀念振铎	巴金 (1)
团城轶事	郑尔康 (9)
深切怀念郑振铎先生	王平凡 (20)
记忆中的郑振铎先生	马靖云 (28)
怀念郑振铎对新中国文物法制建设的重视与贡献	罗哲文 (35)
怀念西谛先生	谢辰生 (42)
怀念郑振铎先生	于坚 (44)
回忆与怀念	赵家欣 (47)

岁月如歌，时光留痕	陈震旦 (50)
郑振铎热爱家乡 家乡人更爱郑振铎	郑更生 郑春晓 郑羽军 (59)
郑振铎先生对文物建设的重大贡献	罗哲文 (65)
郑振铎冒险救文物	杨济亮 (68)
长乐双星相辉映	卓 如 (71)
杰出的翻译家——郑振铎	李升宝 (81)
刚正，多才，辉煌——从郑振铎的简传谈其贡献	郑传田 (85)
嗜书成学者 爱国为勇士	王长英 (89)
从“二希”回归所想到	杨文娟 (97)
郑振铎与俗文学	郑尔康 (101)
郑振铎和《海燕》	沈斯亨 (109)
浅谈郑振铎和鲁迅的交往	陈宝铨 (116)
郑振铎与许地山	陈松溪 (119)
郑振铎与美术家	陈福康 (123)
父亲的书斋	郑尔康 (129)
郑振铎与现代儿童文学开拓	苏岫云 (131)
文坛佳侣	洪 枫 (134)
深挚的友谊	陈松溪 (143)
振铎声自远	林 山 (148)



怀念郑振铎

缅怀	李乡浏	(153)
旧垒	邹琳	(156)
永远难忘的乡情	陈志平	(159)
初秋怀想	郑春芳	(162)
常任侠题《郑振铎年谱》诗	陈福康	(165)
浅识郑振铎论文学名著	齐上志 高祥杰	(168)
号角在激昂的诗行中吹响	黄 桤	(172)
一腔友情动人心	王宜椿	(177)
山中的现实	林 娟	(186)
爱像日光雨露	张端彬	(192)
一曲抗日战歌	木 杉	(194)
俗文学、民间文学、作家文学	张端彬	(197)
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郑振铎 1949 年春天的日记	陈福康	(202)
郑振铎——书林漫咏录	李乡浏	(230)
推动民间文艺发展的巨匠	林利本	(232)
五四运动时期的郑振铎	肖忠生	(236)
郑振铎	蔡丽双	(243)
留得音容笑貌妍(外一首)	黄安榕	(245)
故土情怀	何长明	(247)
文化先驱盖世贤	郑和铿	(249)

- 郑振铎公园李 林秉杰 (250)
缅怀伟大的爱国勇士 江心福 (252)
应为先生谱巨篇 林国清 (254)
- (255) 子季康 陈其南 (255)
后记 编委会 (255)
- (256) 杰特高 志士录 郑子善 (256)
(257) 至 漫 廖祖中 (257)
李叔同 (257)
(258) 聖宣王 小人像翻刻 (258)
(259) 墓 林 墓 (259)
(260) 紹微光 紹微光 (260)
(261) 休 木 休 (261)
(262) 重識 重識 (262)
前天者 (263) 有此物一脉为分 (263)
(264) 重識 重識 (264)
(265) 重識 重識 (265)
(266) 重識 重識 (266)
(267) 重識 重識 (267)
(268) 重識 重識 (268)
(269) 重識 重識 (269)
(270) 重識 重識 (270)
(271) 重識 重識 (271)



怀念郑振铎

怀念振铎

○巴金

1958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

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的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二

40年过去了。

40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



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1958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1922—1923），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

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三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





怀念郑振铎

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做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